

朗月照人如鑑照水

对联作詩

曾伯藩著

時雨潤物自葉流根

对 联 作 法

曾 伯 藩 著

对 联 作 法

曹伯庸 著

责任编辑：程建设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8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印张：7.75 香页：2

字数：154,000 印数：1—33,000

ISBN 7—5404—0135—4/I.115

统一书号：10456·286 定价：1.40元

前　　言

对联，是我国文艺百花园里的一种别具芳馨新业态的奇葩，它是用精炼和优美的偶句构成的一特殊文学形式，是一种雅俗共赏而又独具特色的诗。中国楹联学会会长魏传统先生曾说：“楹联是我国古代文学的宝贵遗产”。该学会名誉会长傅钟先生也说，楹联“在世界文苑中有着特异的位置和光彩”。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董天庆先生也说“若从文学、语言上看，它……是最为凝炼而富有光泽的。”对联深为我国广大人民所喜爱，这决不是偶然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祖国广大的文苑里百花盛开，对联这种精致的奇葩也开得空前茂盛；《对联选》、《对联趣谈》、《对联欣赏》之类的书都出了不少，还有如《郭沫若楹联辑注》这样的专书也出了一些。上述这几种对联书，对于广大群众学习作对联，无疑是会有不少帮助的。但是广大群众还希望能多出一些具体地谈对联作法的书，系统地、深入而又全面地介绍对联的作法。对联是一种重声律、最讲究辞章美、具有诗的特点的艺术。刘勰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所以，要想会作对联，就得学学作对联的技法。因此，我编写了这部小册子。

本书稿引用的例联资料，少数是取自古书（如清代梁章钜

的《楹联丛话》、《浪迹丛谈》等书），多数引自现代报刊。对前人和时贤的关于对联的意见，也曾吸收了一些。除少数已注明外，为免繁琐之弊，只好总的说明一下，特向诸有关作者表示谢意。

这本书稿力争在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三个方面尽可能做得好一些，但限于自己的见闻和水平，缺点和错误所难免。现在不揣浅陋，把它献了出来，作为引玉之砖，衷心欢迎读者和专家指正！

最近三年，在修改书稿的过程中，承本院（南昌师院）领导给予鼓励；还蒙我的远在南京的老师程千帆教授惠函鼓励，助力促成；江西师大的余心乐教授也在百忙中挤出宝贵时间给我看了部分稿子；还承我院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的同志借给我有关资料；最后还得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的陈仿麟等同志的热情帮助，责任编辑程建汉同志帮助修改、润色，费心尤多。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曾伯藩

一九八五年孟春于南昌北郊

〔明〕左光斗

寒月光風立隊袖

白雲暮雪挂禮部

左光斗

〔清〕趙之謙

公之東紅瓦同鄉
花書昌黎白

出宰山水縣

讀書松桂林

光緒八年二月朔

〔清〕何紹基

勝地善言

萬物宜靈土

來纏綯

元人語

盡詮諸
萬情還愛石一園花

林子望撰并所題其書

靜得風光雪月輝

閒為水竹雪山主

〔清〕梁同書

鳳向玉階飛

鶯泛珠樹舞

〔清〕顧炎武

目 录

前 言	
一 对联的起源	(1)
二 对联的性质	(9)
(一) 具有特殊形式的诗	(9)
(二) 日常生活的应用文	(17)
三 对联的功用	(21)
(一)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	(21)
(二) 鼓舞人们献身革命和建设事业	(22)
(三) 培养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23)
(四) 交际应酬增进友谊	(26)
(五) 揭露矛盾改进工作	(28)
(六) 提高语文写作水平	(29)
四 对联的要素	(33)
(一) 字数相等	(33)
(二) 句式相同	(33)
(三) 平仄和谐	(35)
(四) 语意相关	(42)
五 对联的用字方法	(45)
(一) 嵌字 隐字	(47)

(二) 复字 叠字	(57)
(三) 拆字 合字	(60)
(四) 析字 数字	(62)
(五) 混异 拟声	(64)
(六) 绕口 同旁	(65)
六 对联的句法	(68)
(一) 并列关系	(68)
(二) 连贯关系	(69)
(三) 递进关系	(70)
(四) 假设关系	(70)
(五) 条件关系	(71)
(六) 转折关系	(71)
(七) 选择关系	(72)
(八) 因果关系	(73)
(九) 目的关系	(74)
七 对联的结构	(76)
(一) 对称 关联	(76)
(二) 常式 变式	(78)
八 对联的对偶形式	(86)
(一) 工对 宽对 邻对	(86)
(二) 正对 反对 串对	(89)
(三) 借对 互文	(92)
(四) 言对 事对	(94)
(五) 顶针 回文	(97)

(六) 当句对 隔句对	(101)
(七) 两兼 重言	(103)
(八) 串组 列品	(105)
(九) 分总 先后	(110)
(十) 兼语式 连动式	(112)
九 对联的修辞方式	(114)
(一) 比喻 比拟	(114)
(二) 借代 双关	(118)
(三) 夸张 衬托	(123)
(四) 设问 反问	(126)
(五) 排比 反复	(130)
(六) 对比 反语	(132)
(七) 节缩 婉曲	(134)
(八) 层递 转品	(135)
(九) 假称 摹状	(138)
十 对联用典的技巧	(141)
(一) 用典的方式	(141)
(二) 用典的要求	(144)
十一 各类对联作法	(149)
(一) 春联作法	(149)
(二) 行业联作法	(152)
(三) 婚联作法	(157)
(四) 寿联作法	(161)
(五) 建屋联作法	(166)

(六) 挽联作法	(168)
(七) 名胜联作法	(175)
(八) 庙祀、纪念馆联作法	(180)
(九) 妙趣联作法	(186)
(十) 格言联作法	(192)
(十一) 集句联作法	(198)
十二 对联的格调	(203)
十三 对联的格式	(213)
(一) 上、下款式称谓	(213)
(二) 书法印鑑张贴方式	(219)
十四 对联的横披	(224)
(一) 横披与对联内容的关系	(224)
(二) 横披的作用	(224)
(三) 横披的写法要求	(224)
十五 对联的写作要求	(225)
(一) 贴切	(225)
(二) 新颖	(229)
(三) 灵动	(231)
(四) 自然	(232)
附录 学对歌诀	(235)

一 对 联 的 起 源

对联的渊源，应该远溯到桃符。据东汉末年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黄帝书称，上古时候，有神荼和郁垒兄弟二人能捉鬼（古代人们缺乏科学知识，迷信有鬼），兄弟两人住在东海度朔山的一棵特大的桃树下，检阅百鬼，对那些“妄为人祸害”的鬼，就用芦苇绳索捆起来喂老虎。于是后来的县官常常于除夕扎桃人，执绳索，并在门上画虎，借以吓鬼压邪。后来人们大概感到扎桃人和画老虎很费事，为简便起见，就以“桃符”来代替桃人。这种插桃符的风俗，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了。

所谓桃符，据汉代的《淮南子》记载：就是古人过年时悬挂在门的两边，上面画着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郁垒像的一寸多宽，七八寸长的桃木板。后来桃符简化，就只画上符咒，或者只写上“神荼”和“郁垒”的名字；或者只写上求神灭祸的简单的吉语；再发展就是写两个对偶句于其上。这种桃符，每年除夕更换一次。

正式春联产于何时呢？可以确考而又保存下来的一副，乃是五代时期后蜀国君孟昶写的一副五言联。据《宋史·蜀世家》说：孟昶每年除夕，都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在蜀未归宋前一年的除夕，孟昶“令学士辛寅逊撰词，昶以其不工，

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据此，有不少的对联研究者就认为，作于公元九六五年的这个十字偶句就是最早产生的一副对联。

我们认为，这样说是不确的。因为，首先从逻辑的角度说，对联是种概念，春联是属概念，春联只是对联中的一小类。再从事实来说：在这以前的约四百年间，确有许多对联存在。

对联的产生，除了基于人们要过平安吉祥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基于人们为了经常观赏娱情的精神生活的需要，（在孟昶以前的四百年间，产生了许多题于门亭和名胜地区的对联，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基于人们交流思想便于记忆这样的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

对联的产生，从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考察，对联是由对偶句发展而成的。说准确些，它是在诗、赋、骈文的创作实践中，对偶艺术臻于成熟时的产物。

对联的前身是对偶句。对偶句式、句法早在殷周之前就已存在。如《尚书·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对偶句在先秦古籍中已是屡见不鲜，这在《诗经》和老子的《道德经》中尤其多。刘麟生在其《中国骈文史》（一九三七年商务版）中曾说，《道德经》中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作对者，有兮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反正作对者（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类）。他还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他列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本句对、顺

句对、隔句对、错综对、整章对的例句（后文所引刘麟生的话，均见此书，不再注明）。这种例句，在古代人民群众的口头谚语中也有很多。例如《史记》中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便是。他如“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类，难以遍举。

人们自觉地和广泛地运用对偶艺术到诗文的创作中，始于西汉的司马相如等赋家。汉代有一种半诗半文的文学体裁“赋”发展起来，这种文体很讲究文采和韵律。到魏晋时期，赋体作品日益骈偶化，产生了骈体文。“骈”字原意是指两匹马并驾齐驱，和偶字近义。骈文全篇大都是用字数相等、意义相关、音调谐和的对偶句组成的。到南北朝，骈俪之风盛行，如唐代刘知几《史通·叙事》所说，“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这个时期的作家们，对于对偶声律更加注重考究，把前人的对偶艺术发展到新的阶段，在骈文和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属对精工的作品。至此，对联产生的条件完全具备，而沈约、刘勰等人的声律说的出现和广泛传播，则是对联产生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有不少的对联研究者强调对联只能在律诗成熟以后才会产生，有的还强调只能在五代时才能产生，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律诗要解决的是一首诗的句数问题、用韵问题和两联之间相粘的问题，这些都和对联不相干。律诗中的声律问题，只是中间第三第四句和第五第六句这两联定要平仄谐和、属对精工也才是对联要达到的，但是，两句之间平仄相对的这一声律问题，沈约、刘勰等人早已经解决了。

《南史·沈约传》说：沈约“撰《四声谱》……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又《周颙传》说，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新唐书·宋之间传》也说：“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现代骈文史家刘麟生也说：“骈文之美，不仅恃句法之整齐，对仗之工稳而已，尤须恃平仄之协调……此种调平仄之工作，至梁沈约而始告厥成功。”

沈约等人是怎样解决两句之间的对偶声律问题的呢？《南史·陆厥传》说：“永明末……汝南周颙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关于永明体诗的声律特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曾说到：“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

原来《陆厥传》中之所谓“宫、商”，沈约之所谓“轻、重”、“浮、切”，还有范晔之所谓“清、浊”，刘勰之所谓“飞、沉”，都是说的平仄声问题。“平”是指宫商，即声大而浮、昂、轻、飞者，“仄”指角徵羽，即声细而沉、低、重、沉者。（参看周振甫《文心雕龙·声律篇》注）

两句中的平仄声究竟怎样调配呢？刘勰对这个问题说得比较清楚而生动。他主张飞沉交错运用，即把平仄调配得象井上辘轳的绳子一上一下，回环往复，象龙鳞有进有退，紧密排比、相反相成。（《文心雕龙·声律》）清代钱大昕在其《潜研堂文集》中对此说得很对，他说沈约等人是“欲令一句之中平侧（仄）

相同耳。”联系沈约说的“十字之内，颠倒相配”等语来看，这就是说，上联如果是“平平平仄仄”的，下联就要对以“仄仄仄平平。”

联系当时的创作实际来看，就知道是这样。以骈文来说，象庾信的《至仁山铭》，就是属对得很精工的。让我们看看庾信《咏画屏风》组诗中之一首的对偶艺术吧：

第一联：

高阁千寻跨 (平仄平平仄)

重簷百丈齐 (平平仄仄平)

第二联：

云度三分近 (平仄平平仄)

花飞一倍低 (平平仄仄平)

第三联：

吹箫迎白鹤 (平平平仄仄)

照镜舞山鸡 (仄仄仄平平)

上引三联，无论从词性或者平仄声来说，都是符合律诗对句的要求的，也符合对联的声律要求。到齐梁间，确是出现了大量的句法整齐，对仗工稳，平仄谐和的对偶句。沈约等人的声律说，又从理论上解决了两个偶句之间的对偶声律问题，这就表明其时对偶艺术已臻成熟，对联从骈文的母体中分娩而出，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就象瓜熟蒂落一样，是十分自然的，是完全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

那末，第一副正式对联产于何时，它的作者又是谁呢？

清代咸丰间的何绍先在《对联汇海序》中曾说：“考古家谓